

我们手握一时光，打造纸上残酷青春大戏



美丽优品
Merry Product

陌安原著

你让青春暗伤成茧



我的青春暗伤成茧，
永远不会破茧成蝶。

亲爱的，让心脏撕裂过的东西，
都会成为你光荣的勋章。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NI RANG
QING CHUN
AN SHANG

一场雪祭

我们背负希望，纠缠在宿命织成的网中。

心如蚕茧·
步入荆棘·
爱成刀刃·
宿命撕扯·



CHENG JIAN

你让青春 暗伤成虫

陌安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让青春暗伤成茧 / 陌安凉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01-11548-1

I. ①你… II. ①陌…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0756号

你让青春暗伤成茧

NIRANG QINGCHUN ANSHANG CHENG JIA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袁 卫
装帧设计 胡万莲 杨思慧
责任校对 曾乐文

制版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5千字
版权印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楔 子

• 001



第一章 心如蚕蛹

• 003

你试过那样喜欢一个人吗？
不管会被憎恶还是讨厌都缠着他。
仿佛只要你永远不放弃，他就是属于你的。



第二章 步入荆棘

• 027

孤独游云，吻过海面又消失。
我不知道后来会遇到一个人，在无人安慰的整个青春。
仅仅是相遇，已经惊艳了我的余生。



第三章 守望残秋

• 051

黄昏下的夕阳，苍凉而宁静。
它守望过那些晨钟暮鼓的日子，无悲无喜。
你说再见，我说好。我的孤独使人强大。



第四章 泪痕煎熬

• 079

人每次受伤都会长大，伤痕并不骄傲。
骄傲的是，无论摔倒多少次，还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总有一天，让心脏煎熬过的东西都会成为你荣光的勋章。



第五章 一场雪祭

• 101

大雪过后的街道，死一般寂静。
我一个人在没有光亮的世界，走啊，走啊。
相信走到头就会好，即使现在诸多不幸。



第六章 爱成刀刃

• 127

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
或许，伤口一直躲藏在温暖潮湿的内心。
那里，本身就适合任何东西生长。



第七章 宿命撕扯

• 153

慈悲能填补空虚，宽恕能包容罪孽。
我们背负希望，缠在宿命织成的网里。
走轮回里的定数，每一步，不偏不倚，都是隐隐的痛。



第八章 暗夜深眸

• 179

世界以我们想不到的速度在变化。
而我们都一点一点地死去。
神会给那些悲伤的灵魂，赋以安息的双眸。



第九章 破茧为蝶

• 201

我在空旷的舞台，声嘶力竭，狼狈无处可藏。
有多感谢，岁月赠予我们的这出苦情大戏。
有多庆幸，回忆已成荒冢，我终于破茧成蝶。



后记 你是我指尖的幸福

• 225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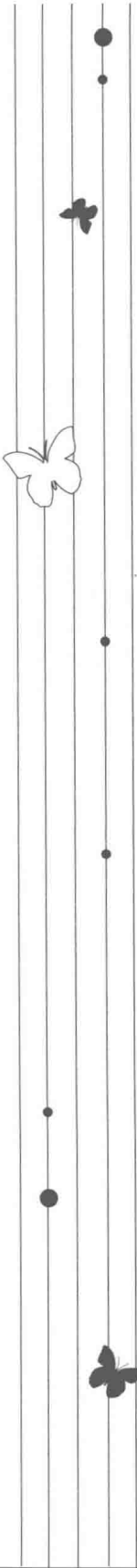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世界化成了一个暗无边际的巨大黑洞，我跌落进一个无限循环的梦境，梦里没有光和色彩，我身处潮湿的水域，只能听到一个少年痛苦的求救，那个声音那么熟悉却带着深深的绝望。

我不住地前进寻找声源的方向，抓住了那只渴望被救赎的、冰块般的手，我着急地想开口问他是谁，他想说什么，为什么会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是我一张嘴，胸腔里就灌进刺骨寒冷的水，混沌的感觉带着回忆不断冲击我的大脑，仿若要惩罚我不负责任的遗忘和逃离。

快要窒息时，梦里那只握住我的手突然奋力将我向上推出去，一瞬间温暖的光像是从遥远的蛮荒传进我的眼睛，而水底那个声音逐渐离我远去，待我终于能听清那是什么，整个人似被万箭穿心疼痛难忍，他模糊不清的语调中唤着我的名字和告别。

“阿夏，再见……”



第一章 心如蚕蛹

你试过那样喜欢一个人吗？

不管会被憎恶还是讨厌都缠着他。

仿佛只要你永远不放弃，他就是属于你的。



01

2009年盛夏，S市在持续一个星期平均气温高达38℃的高温后终于下了一场雨，雨后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味。

“江淮南，你会报考哪所学校？一直没告诉我。”夏婵咬着冰棍口齿不清地问前面坐在自行车上单脚撑地的男生。

“十次了，换个问题。”江淮南清点着手中刚买的医学专业书，头也不抬地回答。

夏婵深吸一口气，强忍住怒气压低声音道：“那好，我表姐这周末又被姨妈抓去相亲了，每次带着我这个电灯泡帮她参考，我哪会看男人啊，你能不能陪我去？毕竟你是男生，你的眼光应该……喂喂喂，你别走啊！”

夏婵的话还没说完，江淮南将书快速装进书包，抓紧自行车的把手猛地冲了出去。

“江淮南！”

夏婵快速地咬完最后一口冰棍，将木片准确地砸进三米开外的垃圾桶，跨上自行车忙不迭地追上去：“等等，你听我说完。”

“追上再说。”不远处淡淡飘来一句话。

向秀路两旁都是葱绿秀挺的法国梧桐，树枝掩映下的道路上稀稀拉拉有几

个行人，这一带离市区比较远，所以人不多。

此刻，江淮南将踏板踩得呼啦直响，像一条灵活的鱼在自由地穿梭着，没多久就消失在夏婵的视野中。

“江淮南——”夏婵将自行车停靠在一个十字路口，看着前后左右不知道那人去了哪个方向，良久只得踹了下旁边的垃圾桶出气。

算你狠。

自从这次之后，每次夏婵电话轰炸，江淮南都会躲着，而夏婵也同样躲着表姐顾彤的“相亲顾问”电话，直到顾彤以断绝姐妹关系相逼约见面，夏婵不得已才冒着灼人的太阳从家里出来。

夏婵站在顾彤约见面的凯瑞大厦下有树荫的地方，不住地用手当扇给自己扇风驱赶着炎热，一边微微眯着眼睛打量着四周。

顾彤今年26岁，三个月前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本计划要盘下S市青石路一家转手的酒吧，可是顾彤她妈认为她不务正业，觉得早将她嫁出去能了却一桩心事，所以就给她安排了一长串的相亲。顾彤一开始很拒绝，但是她妈冻结了她的信用卡，没有资金运转，顾彤想开酒吧的事遥遥无期，不得已答应她妈去相亲换取金钱自由。

“婵婵，对不起，对不起，害你久等了。”

顾彤清甜的声音拉回夏婵的思绪，夏婵一转身就看到了撑着小洋伞、光彩照人的顾彤。她穿着红色包臀短裙，踩着九厘米的高跟鞋，修长的双腿裸露在外，一头海藻般的波浪长发披散开，妆容精致的脸上驾着一副遮盖住大半张脸的墨镜。

顾彤揽过夏婵肩头往前走，一边递过来一张湿巾纸，一边漫不经心地解释

道：“化妆的时候找我最爱的口红找了好久，我妈送我的车送去保修了，打车过来路又堵。”

“没事，我也没等多久。”夏婵接过纸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躲进伞下问，“彤姐，我们现在去哪里？”

“Cinderella咖啡馆。电话里我跟你说了，上次我妈去参加一个酒会，看中了跟她合作的公司的人事部经理，非得叫我跟人家见一面。”顾彤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拍了拍夏婵的肩膀，“我知道每次陪我来难为你了，可谁叫你总是那么机灵帮我救场，简直就是我的军师。就上次那个胖子，你几句话把他气炸甩手离开了，你还说什么来着……说他像行走的五花肉？”

“是行走的红烧肉。”夏婵瞥了顾彤一眼，不满地纠正。

“对对对，红烧肉。”顾彤捂着嘴笑起来。

夏婵用责怪的眼神看着顾彤，叹了口气说道：“我真怕我这么损会被人打，出师未捷身先死。”

“哪会啊！你知道跟我相亲的那些人非富即贵，大都是我妈的朋友，我可不能得罪呀。而你就不同了，我妈算账算不到你头上。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别跟我一般计较啊！”顾彤放低声音，语气里满是软软的温柔。

“不会——”夏婵轻吐一口气，扬起一个让顾彤安心的笑容，没再说话。

在她懂事的时候，顾彤就会瞒着姨妈给她家带来各种营养品和好看的衣服。爸爸和妈妈忙着争吵和冷战很少关心夏婵的成长，整天忙于伤害对方的父母不会知道，她小时候有一次感冒发烧，大半夜迷迷糊糊爬起来找药吃，吃错药导致味觉不敏感。一开始夏婵以为是感冒原因，后来对咸味、甜味、辣味都需要很重的味道才品尝得到，夏婵担心挨骂瞒着父母，跟顾彤偷偷分享了这个

秘密。顾彤那些日子会借口带她出去玩，实际是上医院看病，不过一直没什么起效，后来就改成给她带补品补身体了。那段日子里顾彤对她嘘寒问暖，那着急而关心的模样她会永远记得。

那种每日都会上演的争吵终止于夏婵八岁时，那年午后冲出去的爸爸将门摔得震天响，他冲出去却再也没回来。

夏婵和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冷冰冰的白布下盖着她不肯揭开的残酷事实。

尽管夏婵知道那个男人不会再醒来，可是内心的拒绝远比现实真实。

有时候她会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夏婵，你爸爸只是睡着了，这一切都是个噩梦，你别哭，哭了就变成真的了。

所以她每次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和妈妈日复一日的沉默，眼睛酸痛难受到不能呼吸就会急忙擦眼睛，抬起头微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夏婵不知道妈妈红肿的眼睛里有没有对爸爸的思念，是不是宁愿那个人活着跟她争吵，也比独自留她一人要好一点儿。不过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来夏婵房间的次数多了，偶尔还会倚在门边看着趴在桌上写作业的她发呆。

夏婵想，人习惯了用最锋利的武器去攻击最脆弱的一切，可往往能伤害到的都是爱你的人，这样的道理总要在失去后才明白。

夏婵正胡思乱想，顾彤眼疾手快地一把拉回快撞上树干的夏婵，恨铁不成钢地骂道：“眼睛长脑门上了，走这么快没看见树吗？”

“到了？怎么这么快？”夏婵想都不想地抬头问道。

“快你个头！走，先进去。”顾彤收起洋伞佯装生气地拍了下夏婵的屁股，指了指大树后面砖红色的木屋。

咖啡馆在凯瑞大厦旁边巷子尽头的拐角处，白色的栅栏上开着一圈圈粉色蔷薇花。被栅栏围着的木屋被密密麻麻的爬山虎覆盖着，翠绿的叶片在斑驳的光影下随风摇晃。几米长的原木台阶延伸进玻璃大门，门口正上方挂着一块橙色方形牌匾，上面写着“Cinderella”。

的确是一个适合相亲、约会的好场所。

“真有情调。”夏婵坏笑着赞叹一句。

“情调什么，小丫头片子。”顾彤不以为然地嗔怪，短信提示音适时响起。顾彤看了一眼后立马满脸黑云，招呼夏婵吩咐道：“我妈来短信了。说是个穿米色休闲长裤、白色短袖上衣，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等下进门帮我留意。”

“是，长官！请进。”夏婵夸张地敬了个礼，谄媚地拉开门。

顾彤昂首挺胸入女王般走了进去。

02

大门的左手边，有一座木桥通往大厅，木桥下是一个人造浅水池，还有仿古水车，流动的水哗啦啦作响，添了不少凉意。

夏婵现在没工夫欣赏这有创意和格调的咖啡馆，她敏锐的双眼在大厅内喝咖啡的客人中搜寻着符合顾彤条件的猎物。

顾彤也停住脚步打量着里面，还没看清楚几个人，猛然被夏婵拽到了旁边一人高的绿色盆栽后。

夏婵压低声音，凑近顾彤耳边说道：“西北角，那个正在看报纸的男人就是。”说完，她忍不住紧紧拉着顾彤的手，从植物叶片后指给她看。

“看着很普通。”顾彤摇了摇头。

夏婵点头同意：“是很普通，配不上你。”

顾彤从鼻腔里冷哼一声：“配不上我的太多了，就说上次那个……”

“两位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突兀的女声出现在两人的头顶，夏婵惊得像一只尾巴着火的猫。她一转头，看到穿着蓝色制服的服务员正满脸堆笑地看着自己和顾彤。

“没事。”夏婵冲服务员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又指指西北角，轻声细语道，“我们找人。”

服务员看看她们，又看看她们视线的方向，皱了下眉：“两位小姐请便，需要帮助再叫我们。”说完离开了。

正在这时，那个看报纸的男人像感应到什么，回过头向这边看过来，夏婵被他的视线吓得心惊肉跳，条件反射般挡住顾彤。

顾彤一只纤纤玉手撑在夏婵的胸脯上，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夏婵双手护胸，气愤道：“干吗？”

“没见过世面。慌什么。”顾彤戳了下夏婵的脑门，尔后又回头询问，“我发型乱吗？”

夏婵认真地摇摇头：“不乱，很美。”

“乖，跟上。”顾彤趁机摸了一把夏婵的下巴，转身趾高气扬地径直朝那个男人走去。夏婵愣了几秒，立马跟了上去。

夏婵脑海中已经幻想了无数种吓跑那个男人的方式，她甚至编了一出顾彤身患绝症命不久矣逼那个男人知难而退的苦情大戏。

顾彤取下墨镜在那个男人对面坐下来，漫不经心地伸出手，露出笑脸，有

模有样地打招呼：“陈先生是吗？我是顾彤，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男人盯着顾彤那张天使般的脸，有片刻的魔怔，继而放下报纸，急忙擦了擦手起身握上去，笑容皱成一团：“顾小姐，你好你好，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更让人惊艳。我叫陈楚。”

陈醋……

在顾彤邻桌拿着一本杂志遮挡偷看的夏婵，强行忍住没笑出声来，打量的视线不小心落到陈楚的袜子上。

红色？有病吧，她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顾小姐喝什么咖啡？”陈楚将点单递到顾彤的手中，然后拿出纸巾细细地将顾彤前面的桌子擦拭了一遍，笑着解释道，“不好意思，我有点儿轻微的洁癖。”

顾彤秀眉一挑，尴尬地笑了一下：“没关系，随意就好。”

陈楚叫来服务生，娴熟地点了杯咖啡，想了想，说：“我挑女朋友也有洁癖。”

“哦？怎么说？”顾彤身体微微后仰，找了个舒服的坐姿，看着对面的男人。

好似终于找到话题，陈楚打开了话匣子：“顾小姐，我之前相亲过好几次，她们都说有洁癖的人有病，我个人觉得她们太敏感，我只是喜欢一尘不染的生活，追求生活品质。就像朋友来我家做客喝茶，他们喝过的杯子不清洗五次我会觉得有细菌，房间里每次打扫卫生从沙发缝到天花板，我都会仔细检查一遍确认干净，外面的垃圾食物我从来不吃，因为我的肠胃不是垃圾桶……抱歉，说得有点儿多了。”

顾彤忍住笑，道：“那你觉得我跟她们有什么不同？”

陈楚道：“顾小姐看上去是很通情达理的人，相信我们以后的相处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啊。”顾彤咳嗽了一声，干净白皙的食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指着陈楚的袜子，笑道，“这个红色怎么解释？”

原来顾彤也注意到了。夏婵吐吐舌头。也对，她眼睛那么毒的人，恐怕这个男人初次见面多少分，她心里已有了底。

陈楚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看来顾小姐是介意红色。我今年本命年得穿红，找来找去就找到一双袜子，为了今天见面有个好兆头。顾小姐是不是觉得挺不搭的？”

“我觉得我们也挺不搭的。”顾彤直截了当地回答。

夏婵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陈楚这才发现旁边桌还有人在注意他们。那一刻陈楚浑身紧绷，看向笑得肩膀颤抖的夏婵，犹疑地开口：“请问你是……”

一见瞒不住了，夏婵连忙站起来，看着陈楚开始解释：“我是顾彤的……”

“亲爱的。”

这三个字一讲出口，空气都凝固了，夏婵甚至能感觉到诡异的气流在三人之间流动。僵硬的两个人同时朝顾彤看去，两双眼眸中的神色非常复杂，一个是疑惑，另一个是惊悚。

顾彤起身看了眼陈楚，一只手臂紧紧地环住全身直起鸡皮疙瘩的夏婵。陈楚盯着那只手，瞪大了瞳孔，仿佛见到了可怕的妖怪。

顾彤眨眨眼盯着夏婵，灵动的眼眸中溢满无辜和委屈：“亲爱的，我知道家里一直反对我们，但你吃醋归吃醋，还是愿意陪我来相亲，人家其实很感动的。谢谢你。”

看到夏婵呆呆的，像个傻子，顾彤放在她肩膀的手不动声色地掐了一把。

夏婵眼珠子一转，疼得一下子回过神来，心里一抽，口不择言道：“不用谢，应该的。”

陈楚像个雕塑一样站在原地，胸口因为受到了刺激而一起一伏。

顾彤佛了下额前的刘海，将脑袋微微凑过去看着陈楚丰富的表情：“陈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有。”陈楚心虚地应道，“不对，你，你们是……”后知后觉的陈楚张大的嘴巴迟迟没有合上，面对顾彤那张漂亮的脸蛋，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是的，我们是。”顾彤示意他猜得很正确。

“我们认识很久了，而且感情一直很要好。”夏婵帮忙打着边鼓解释，真诚的眼神里看不出半点儿撒谎的心虚意味。她是和顾彤认识很久了，而且感情特别好。只是这番话落在陈楚的耳中，就变了味。

陈楚抬起头看顾彤，表情有点儿扭曲。大概真被吓着了，他愣了半晌方想起要答话。

“那个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一起来，没有了解清楚。顾小姐……我忽然想起有点儿急事。”陈楚匆忙地掏钱付账，慌慌张张地不敢抬头看顾彤。

“陈先生，要不先喝完咖啡吧？”顾彤建议道。